

# 商周時期的鷓鴣神

林 巳奈夫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摘要】本文從中國史前至漢代的文物中，分辨出以鷓鴣即俗稱的貓頭鷹為原形的神，並追尋了其劇烈變化的軌跡。史前時期的鷓鴣圖像或是一種避免兵器傷害的咒物，於西周時期則是其時高貴的神祇，而至漢代則成了地位低下的警衛。

關鍵詞：鷓鴣 西周 青銅器

筆者過去曾經發表過以〈關於四神之一的朱雀〉為題的論文，<sup>①</sup>在其中論述了中國古代的太陽鳥金雕。在這裡，則打算討論一下代表黑暗的神鳥——鷓鴣。<sup>②</sup>眾所周知，鷓鴣就是俗稱的貓頭鷹，是一晝伏夜出、以捕捉小鳥和田鼠等小動物為生的猛禽。

在商周時期之前的史前時代曾出現過一些相關圖像，其中屬於紅山文化、以軟玉或綠松石製作的全身雕像佔有一定數量。如圖1所示，其全高為二～四釐米，半張翅膀，尾羽展成扇狀，正在天空翱翔。由其頭部有耳朵伸出，可判知其為貓頭鷹（參看註1）。又在其背上有一當中由一“v”字形相連起來的孔，可知該物是用繩索穿起來佩帶的。儘管我們沒有證據來證明鷓鴣在史前時代的具體用途，但根據時代晚很多的《淮南子》〈說林訓〉上所稱之「鼓造避兵」，亦即鼓造（梟）可以防兵器，<sup>③</sup>可推知也許鷓鴣在當時是一種避免兵器傷害的咒物。

鷓鴣的圖像在與紅山文化時期幾乎同時的中原仰韶文化的陶器上也有若干

---

① 林巳奈夫，〈四神の一、朱鳥について〉，《史林》，77卷6號（1994年），頁125-143。

② 鷓鴣在現代中文中為「夜貓子」、鴞鵂等鳥類的學名。見許維樞等，《中國野鳥圖鑑》（台北市：翠鳥出版社，1996），頁190。

③ 「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劉安，《淮南子》（台北市：台灣中華，1974），卷17，說林訓，頁4。

發現。圖 2 是為人熟知的例子。該器出土於陝西省華縣，<sup>④</sup> 器物的蓋子即為鴟鵂的造型，被稱為鷹隼類器蓋，<sup>⑤</sup> 在其眼睛後面有耳朵脫落的痕跡，與其大圓眼睛合起來看，可以很明確的知道其表現的是貓頭鷹。圖 3 的器物出土於山西省夏縣西陰村，屬於仰韶文化西陰村類型。排列在該陶器口緣外側的裝飾物沒有耳朵，這在仰韶文化中到底象徵著什麼，目前並不清楚。

貓頭鷹的整體雕塑作為商代青銅器上犧首的例子比較多見。圖 4 的例子是附著在殷墟婦好墓出土之方形尊肩上的部分，其眼睛和耳朵被魚鱗紋所圍住，明顯可知其表現的是貓頭鷹。圖 5 的例子是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斚的器蓋上的裝飾，其與配置在相同位置上的老虎和水牛一樣，是一具有其原型動物之凶猛性及威嚇作用的保鏢神。

圖 6 是一整體表現鴟鵂的容器，本來就沒有器蓋。這是在殷墟發掘物中很罕見的例子。圖 7 為一青銅卣，其造型是由兩隻貓頭鷹背靠背所構成。圖 8 則是在觥的器蓋的一端表現出同類的鳥，我們可從那被魚鱗紋所圍住的大圓眼來識別出，那正是在夜晚非常犀利、讓獵物無處可逃的貓頭鷹的眼睛，同時亦肯定那是為了讓湊近來的邪惡幽靈們畏懼萎縮掉而裝飾在器物上的。圖 9 所示是青銅器器表上的同類鳥，圖 10 則是表現貓頭鷹的玉器製品。

1987 年殷墟小屯宮殿區的發掘中，在 1930 年所發掘之甲四基址東面發現了 H1 灰坑，<sup>⑥</sup> 在發掘出牛、豬等家畜骨骼的同時，亦出土了少數野鳥的殘骨。<sup>⑦</sup> 而這些殘骨中就混雜了一個貓頭鷹的頭骨。<sup>⑧</sup> 從出土地點來看，這應該是王室祭祀活動後的殘餘物，但其具體用法卻不清楚。

在商周時期的鬼神中，有幾種鬼神的眼睛是眼角和眼尾向下垂的，而在鴟鵂神中也有帶此類眼睛的。圖 10 至圖 13 即屬此例。圖 14 所示，由於鴟鵂科鳥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陰村史前遺存第二次發掘〉，《三晉考古》，1996 年 2 期，頁 36-37。

⑤ 黃河水庫考古隊華縣隊，〈陝西華縣柳子鎮第二次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59 年 11 期，頁 587。

⑥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殷墟建築遺存》(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插圖五、E44 和 E166。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安陽工作隊，〈一九八七年安陽小屯村東北地的發掘〉，《考古》，1989 年 10 期，頁 898。

⑧ 侯連海，〈記安陽殷墟早期的鳥類〉，《考古》，1989 年 10 期，頁 945。

類的眼睛在眼球兩側有成列之顏色較深的羽毛，故用此種形式來表現它很合適。而在西周中、後期的鴟鵂形鬼神中帶有這樣眼睛的已經很普遍了。

現在，就讓我們來討論引起我來寫作這篇論文的鴟鵂形神像。圖15所示為上海博物館的收藏品。這個鴟鵂神為半透明玉所製，由於其中有裂縫，因而在照片上看不清雕刻的具體情況，但在拓片上則可以看出大致。因為該玉器是用板材從兩面雕刻的，所以拓片像剖開的魚一樣攤開了。然而在整體上這是一個表現站立的鳥的作品。其頭上有呈「几」字形的羽冠，其間刻劃有平行細線來表現羽毛，在羽毛下則是鳥的臉部。在鼻子下面有一嘴角極度上翹的嘴巴，下唇部分分開與兩翼邊緣的線條相連。在上翹的嘴角下有「」(逗號形)的凸線，它們與翼的外側線條交合形成了下顎。這樣的下顎與饕餮等、<sup>⑨</sup>只從兩側相向而在中央沒有左右相對的下顎是同樣的表現方式。在眼睛外側的圖像則是把心形拉扯成平坦狀的耳朵，而在下顎尖突的部分，有凸線垂直向下延伸、其下方像衣服下襟一樣散開的部分就是翅膀，這翅膀的上端如圖7和圖8所示一般圓圓地回捲。在如衣襟一般的翅膀下露出粗壯的腳，在其下方更有爪子。爪子則如圖8那樣內向兩隻，外向一隻，表現的是鳥的爪子。

此外，在上述相對而向的下顎之間垂下的一隻像舌頭一樣的東西，其中間有與其下端平行之生硬彎曲的線條，從位置來判斷應是嘴巴。經常可以看到圖13那種在貓頭鷹的嘴上加刻山形臂章樣的圖形，儘管其尖凸部分似乎略嫌生硬，但應可以說是屬於同一種。因為在很相似的圖18玉器中，其相同位置上亦有向下的尖凸，那可以被認為是嘴巴。

具有如此大嘴的鳥身鬼神的頭讓我們聯想起殷周時期青銅器上所謂的饕餮。如果其鼻子下面之垂下部分可以看成是嘴的話，也許大家會說哪裡會有帶嘴的饕餮呢，但是在鼻子下面附帶著與之類似部分的饕餮是確有的，圖17就是證據。在上面就表現有可以稱為是山形臂章形的變形紋飾。在商代後期的饕餮紋中可以看到水牛角、老虎耳、牛科動物的橫長眼睛等各類動物的要素，但其中也有猛禽的爪子，因此，即使有嘴巴的要素也不奇怪。

在圖15中鳥翅膀的外側、耳朵下方有一呈「乙」字狀的身體部分向下垂，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後面再討論。

⑨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頁36-38。

圖 18 也有一雙眼角下吊的眼睛，與圖 15 屬於同種的鳥(其背面為骷髏紋)。其頭上的羽毛冠與圖 15 形狀相同，但方向卻是相反的。這是用整體為橫向平坦的板狀材料雕成的，本身就呈現與圖 15 器物拓成拓片後相同的形態。嘴角上翹的嘴唇線轉向下方並和翅膀的線條連接，這與圖 15 也是共同的。而由於在嘴巴下側出現的呈饕餮下顎形態的外側之外的輪廓線似乎沒有十分在意地去表現，因而顯得不夠清晰。在圖 15 的器物上，位於翅膀外側嘴巴下面的「乙」字形，其下端的回翹也很輕微。

這些鳥形神從其眼角下吊的眼睛形態來看，可以認為它們是以鴟鵂之類作為原型的，但最初讓人困惑的是圖 15 和圖 18 所見的它們的那張大嘴。根據宮崎學先生所著之《貓頭鷹》影集中有一副貓頭鷹的雛鳥照片(與圖 19 之 1 大同小異)。這隻雛鳥就有著一張很大的嘴巴，我原以為因為是雛鳥所以嘴巴才顯大，但請教專家後，據說是羽毛上看不出來。成年鳥也有大嘴的，足以將老鼠一口吞掉。<sup>⑩</sup>同時還提供我圖 20 的資料。圖 15 和圖 18 中的大嘴巴正是表現的貓頭鷹的大嘴。

圖 18 中有著眼角下吊眼睛和嘴角上翹大嘴的鬼神在圖 20 上也可以看到。其鼻尖似乎顯得異常地大，但這不是對自然界動物的摹寫，而是把象徵性的眼睛和鼻子撮合在一起的鬼神。鼻子的形狀是殷墟的甲骨文「𠂔」字橫過來的形狀，是具有「始」的意義的形狀，<sup>⑪</sup>與鴟鵂的形態沒有關係。

圖 21 中的犧首也有一張大嘴巴，其是將圖 15 和圖 18 中的那種嘴巴上翹的嘴角搞得更稜角分明，並拉得很平直，但基本上是同一類型。兩端上翹，口角成線狀並略下垂的嘴巴在商代的饕餮紋上時有所見(圖 22)。我們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具有這樣嘴巴的動物，但圖 15、圖 18、圖 19 之 1 以及圖 20 中所表現的正是鴟鵂的嘴巴，它們被圖樣化後所呈現出來的結果便是圖 22 上饕餮的嘴巴。據說，鴟鵂一張開嘴巴，下顎的骨頭便向外反曲致使口內變得寬大，這樣便可以容易吞食下田鼠等食物。<sup>⑫</sup>所謂饕餮，這兩個字都是「貪婪吞食」的意思，也

<sup>⑩</sup> 根據日本千葉縣我孫子市鳥類博物館齋藤安行先生的教示。

<sup>⑪</sup>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鼻形、耳形の象徴的圖形〉，《泉屋博古館紀要》，8 卷(1992 年)，頁 8-21。

<sup>⑫</sup> 我孫子市鳥類博物館，《鳥の形とくちばし I——餌とくちばし》(介紹手冊)(日本千葉縣我孫子市，1993)，頁 15。



許大嘴鸛鵒與這一名稱並沒有關係，但以其為原形的圖22中的饕餮，即便屬於偶然，卻正好直接了當地表現其性格的名稱。

圖23的眼睛眼角雖然不怎麼下吊，但與圖21一樣有類似的帶鼻尖的大鼻子和嘴角上翹的嘴巴，同時其頭髮不挽結垂在前後，頭上有碗形裝飾。在河南省洛陽市北窯451號墓出土之青銅轄上裝飾的人形也戴著類似的冠，且同樣也不挽頭髮。<sup>⑬</sup> 圖23中的神垂著翅膀，在與翅膀平行的下端排列有「乙」字形的紋飾。

上面談到的是立體的雕像，與此同類的還有雕刻在板材兩面的東西。圖24所示是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石製磬。在這面石磬的右上方有一向內張開的嘴，其上面雕刻著圖13所見的那種山形肩章紋，同時也有前面提到過的有眼角下吊的眼睛。從嘴的上面到頭後部附著一連串長長的羽毛，在眼睛的下面還有一個魚鱗紋，而在相當於翅膀的地方不見那種表現招風羽毛的平行線，但從頸部下方到頂端雕刻著兩根很大的羽毛，其下端呈「乙」字形回捲。圖15和圖23的翅膀與其後面的乙字形部分看起來是交會在一起的。這樣看來，前面提到的圖10的貓頭鷹也是在翅膀後面附著一連串與翅膀邊緣平行的「乙」字形羽毛的，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就是與上述羽毛相對應的描寫。

圖25中的鳥是濟陽劉台子的出土品。從伴隨其出土的青銅器來判斷可認定是屬於西周前半期。看其形象，眼睛很圓，頭上戴著刻著細如毛髮的線條的羽冠。這是圖15上那種「几」字形冠的變形。在其眼睛後面並列這兩片魚鱗紋，從該部分開始出現「乙」字形紋，並且在翅膀下有尾羽下垂著。這隻鳥的嘴巴被表現的像鼻子一樣。通過觀察圖28的例子可以發現，圖24中透雕的彎曲嘴尖部分在這裡由於透雕被省略了，才產生出如此結果。

圖26中的文物出土地點並不清楚，但根據其翅膀下方延伸出的羽毛捲曲有生硬的特點來判斷，估計時代要稍微晚一些，大概在西周前期後半。其眼睛和嘴巴與圖25皆屬於同樣的表現，其頭上則長著如光芒放射的茸形角，頸部後面下垂著「乙」字形的紋樣。圖27的例子與圖26比較相近，但其羽冠卻接近圖25上的表現。圖26的翅膀後面沒有「乙」字形部分，代之以將弧形縱向排列的紋飾。

由於對前面討論的鸛鵒形造型中，其翅膀後面所附帶的「乙」字形紋飾到

<sup>⑬</sup>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圖92。

底是什麼很感不解，故覺得有必要去觀察一下實物，於是便到千葉縣我孫子市鳥類博物館去觀察那裡陳列的實物標本。結果發現，如圖19之2上所示，在翅膀靠背部中央排列著顯白色的羽毛，而我們所討論的「乙」字形的原形無疑就是它了，這樣一來儘管沒有事先預定，但我決定直接去拜訪有一面之交的齋藤安行先生，就此問題向他進行請教。中央成排的白色羽毛部分被稱為「肩羽」。齋藤先生一邊翻閱著鳥類圖鑑一邊告訴我說，肩羽的範圍能以這樣的形式明確分辨出來的只有鴟鵂類。古代的中國人觀察鴟鵂，注意到其肩羽是該類鳥的特徵之一，於是便將它表現在圖像中了。例如像圖15和圖18那樣與翅膀區別開來，單獨表現為一枚很大的羽毛；或像圖23、圖25以及圖29那樣以繩索狀來表現；再不然就像圖27那樣用弧線縱向排列以與身體其他部分加以區別。

上面討論的是商代後期到西周前期的例子。以下讓我們來看看西周中期到春秋前期的情況。

首先請看圖29的器物。對於該器物的紋飾，比如在鳥翅膀上所見之一端尖突、到中間以雙重線條加入弧形線條的表現；或在鳥鼻子上伸出像鼻的表現等都是西周中期開始延續到春秋前期的，關於這點筆者在1969年已利用當時極其有限的資料論證清楚了，在這裡沒有必要再做添加。將圖29和對其進行忠實模仿的圖30相比較，就可以清楚辨別出它們百年間的變化：圖29是屬於時期較早的。<sup>⑭</sup>

圖29的器物從上到下有使用細平行線構成的「几」字形羽冠，羽冠下面就是頭部。而羽冠上面有一條擺頭向後的龍。鳥的眼睛眼尾和眼角極端地下垂，嘴巴是與圖25和圖26屬於同類型，但又有所變化，嘴上原有的尖突已經消失，變成如鼻尖那樣的圓(圖28c)。在鼻頭上有一個像鼻子一樣的裝飾，這似乎在表明當時已意識到那個部分不是嘴巴而是鼻子。儘管如此，與圖15一樣，下顎前端的線條是和翅膀連接在一起的。翅膀在羽翼下劇烈彎曲，整個鳥身站立在很大的前後爪指上。

這隻鳥的腳從羽翼的端毛中伸出，並彎曲著關節用長爪抓住端毛，而從關節部分還伸出另一隻前臂沿著羽翼伸展，在其前面還有一只爪子。這樣的臂與圖15、圖18、圖23、圖24-26等所有的羽翼後帶「乙」字形的肩羽處在同一位置，從此點來看可以認為是「乙」字形肩羽變化的結果。

---

⑭ 林巳奈夫，〈圭について〉上，《泉屋博古館紀要》，12卷（1996年），頁171-174。

圖30是以圖29的器物為樣本而製作的，不用說是相當忠實的複製，但有意思的是那從肩羽變化而來的臂。在圖29上肩羽可看做是臂，通過關節彎曲來抓住羽翼的端毛，原來的肩羽的下半部沒有帶像臂部的部分而是羽翼下垂著。推測起來：可能當時人們認為那裡也是臂，於是在其頂端加進了細長的爪子。圖30中，複製者不能理解從關節向下的似關節又不似關節的肩羽的殘留，於是儘管他複製出了頂端的爪子的存在，但卻表現成細長狀以致看不出來是爪子。而且，從關節伸出的兩隻臂的形狀已經難以辨別，它們與肩羽一起消失了。

圖31上的器物時代要稍微早一些。它有眼角稍下垂的眼睛和用平行線條構成的高羽冠。從羽翼的回捲來看估計是西周前期後半的東西。又如圖15那樣用堅硬的玉材製作、只有通過拓片才能觀察到其正面和左右的面。其頭上高高豎立著平行線刻畫出的毛髮。如果將這樣的毛髮再壓縮低矮一些，便成了圖15上那樣的羽冠。在鼻子上什麼都沒有，<sup>⑮</sup>並且嘴巴很寬大，在耳朵下面和下顎上端圓圓膨脹起來；從耳朵下方有臂部垂下，手上有三只向後伸的爪子；羽翼從胸部向尾部方向垂下，足部有如人彎曲膝關節的姿態，足尖不見鳥類的爪子；這些都是很特殊的。

從眼睛的形狀和像人那樣站立的姿態來看，可認為是貓頭鷹形態的神的一種，這個圖像沒有圖15等所見的「乙」字形紋飾，代之以人一樣的臂部，但從其指頭的方向可以知道是隻掌心向後的「後手」。而這隻「後手」原先可能就是本來下端向外上翹的肩羽，後來才被當作成「後手」的。因此，這也許可以看做是肩羽演變成臂的早期例子。

圖32的玉器與圖29同樣有著眼角下垂的眼睛和圓球鼻子，在頭頂上盤踞著一條龍。鼻形的後下方以及眼睛下面有歪斜的「V」字形紋飾，這是在圖29上的下顎移位的結果。呈後手的臂部是有的，但不見羽翼和足。我覺得有些奇怪，於是便再次將其拿來與圖29進行比較，發現在圖29中從肘往前上方伸展的臂用三隻指頭抓住羽翼的上端，但其抓住的只是兩根線所界定的細長羽翼的杆部上端的捲曲部分（雖說細長杆部的左側被羽卷紋填滿的部分也可以看成是羽翼的一部分）。

圖32沒有類似羽翼的部分，但它用彎曲的臂抓住一根大羽毛。它與圖29

<sup>⑮</sup> Florence Waterbury, *Bird-deities in China* (Ascona,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1952), p. 90.

上的形象儘管彎曲方向相反，但製作者至少意識得到其臂抓住的是與羽翼有關的羽毛。另外，在圖32上，本來應該有下肢的部分已經演變成僅僅是圓團羽毛了。

圖33上是一有著如芋頭形狀之羽冠的鳥，在中段有一帶眼角下垂眼睛的後手鬼神，在下面還雕著圓踞的龍。與圖32的例子一樣，在中段的肘部彎曲鬼神抓住的是一根很大的羽毛。這個鬼神的頭與圖32的鬼神一樣有長長的下顎，由於這個部分顯得特別得長，估計它與圖29是根基於同一傳說的。在圖33中，從鼻子後面伸出一個長鉤形的東西，在圖32上該部分演變成了圓形鼻子狀，儘管常識上會意識到那裡是嘴巴，但作為表現鳥來說還是要有一鉤形東西才相符(參考圖28)。而在這裡可以認為圖33是再度用鉤形表現了嘴巴。

圖34在上方有一龍頭帶身體和手腳的鬼神，在下方則刻著一個眼角下垂手腳在後的鬼神。後者的下顎與圖33同樣長。該鬼神有身體和四肢。

圖35是以圖32那樣為一單位配對裝飾在璜上的東西。手所抓住的原來為翅膀的部分被混置在一起了，頭上戴著彎曲的髮束，髮束尖端稍微外翹，保留著「几」字形原狀。下顎與圖29-34等不一樣，與上顎緊密相連。

圖36在上方有一背手的鴟鵂神，下方則有一隻佩帶羽冠的鳥，而在其下面更刻有一條渾圓的龍。上顎的線從鼻狀部分開始，通過下顎開始的部分一直持續到耳朵下面。

圖37在配置方式上與圖35一樣是成對相向的，下顎比較短，包容在鉤形嘴中。

以上是可以分類在同一系列中的例子，但也有雖然頭部相同四肢卻有異因而不能歸入以上分類的。圖38的例子很早就為人所知，其上方的頭、眼角下垂的眼睛、大鼻子以及其下方伸出的嘴等，與前面談到的鴟鵂神的一類表現是共同的。又其嘴尖突出之嘴的左方有一個很大的「，」形，這可以看作是圖35中所見那樣下顎的變形。該鬼神在頭部兩側伸出兩隻臂膀並露出很大的爪子，這兩隻臂膀使人想起圖29中從肘部分離出來成為兩隻前臂的例子。另外，其頭上盤踞著一條長龍也是圖29中可以看到。

圖39是山西省天馬曲村63號墓的出土品，其援與內相比顯得較為纖細，與相對較寬的內不成比例。<sup>①⑥</sup>推測這是利用古玉戈重新磨製並雕刻了內的紋

---

①⑥ 根據一九九八年在北大學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所見。

飾。該墓的斷代是西周後期後半。這件玉器在經過改形並雕刻上紋飾後，由於常年的使用，其磨損的地方很顯著。關於玉器要使用多少年才會磨損到什麼程度並沒有一個標準。但這件玉器的加工到底是在墓主活著時進行的，還是在更早的時代加工後傳世下來的，則需要在玉器的紋飾形式有很確切的斷代後才能進行判斷。

而該玉戈的內上所刻圖像之臉部有眼角下垂的眼睛，並在鼻形的下面有嘴巴突出，這樣的頭部與上面所討論過的表現屬於同類。在其頭上頂著髮絲很細的髮束，從眼前一直披到後頭部。這並不是長的頭髮，而似乎是戴著髮束的髻。下顎的線條則向下延伸達及手的上方。如此長下顎的線條在圖30中也有，而這正反映出圖15和圖16那種表現的傳統。

臂膀不像圖29和圖30那樣彎曲很大，肘部的角度大約在90度左右，估計這是為了避開相當於顎下部位的孔。而其伸出來的爪好像要抓住什麼，但仔細一看，那是用細平行線填滿的羽毛，是與圖32和圖33基於同一類型。這就是為何我們認為刻劃上這樣的紋飾也應是與圖29在同一時期，即為西周中期的原因。<sup>⑪</sup>

圖40的圖像是刻在西周後期玉器上的，它也有眼角下垂的眼睛。在其頭下面，我們上面所見的(圖32和圖35)例中臂膀伸出之處盤踞著一條龍，而在龍下面則有一像彎曲著腰膝的人的身體部分。在圖40中，下顎的下面垂下來與圖29同樣。另外，在圖41中，在同樣的頭下面有一條渾圓的龍，但在其腳下也有龍。在此例中，圓角方形的眼睛已經省略了眼角和眼尾。下顎是將圖32上的嘴巴省略後的表現再簡略後的形態，下顎尖不像圖40那樣沒有向下彎曲。這種類型的雕刻很簡略的玉器有不少是只有眼球而省略掉了眼白部分。

在圖42中，鴟鵂神的長髮一直延伸到頭上的龍口，在圖43上情況也是一樣的。在圖42中，有一個沒有臂膀的神站立在鴟鵂神的背後，而在圖43中則在鴟鵂神的屁股上爬著一條小龍。

這些變化成光頭和尚一樣的外形的鴟鵂神並由龍來伴隨的圖像到底代表了什麼？在很長一段時期裡，筆者曾認為這個問題是難中之難，但一旦我們明白光頭是鴟鵂神的，那麼就可以有一些線索了。比如圖44中日本泉屋博古館所收藏的以鴟鵂為模型的卣，其翅膀的主要部分為渾圓的龍。這樣的例子不是很

<sup>⑪</sup>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同註<sup>⑨</sup>。

多，但時有發現。<sup>⑮</sup>我們也許只能認為：商代時，有將鴟鵂神的翅膀用龍來表現的情況，而在中、後期則延續在青銅器以外的器物上，同時在玉器上也開始使用。

圖41和圖43有在腳周圍裝飾龍的，這樣的例子在商代的鴟鵂卣上也有。<sup>⑯</sup>圖45的器物是大阪市立陶磁博物館的藏品，此玉器的鴟鵂神的腳和上面的龍可以認為是這種傳統的延續。

眾所周知，在古代普遍認為龍具有升天的能力。與其說在翅膀上裝飾龍，不如乾脆說是將龍本身附著在神的身體上。據說貓頭鷹從地上起飛時是要先用腳跳躍後才可以展開翅膀，<sup>⑰</sup>而在其腳周圍附加上龍將會更加有利。

圖29和圖30中，鴟鵂神的頭上有一條龍，圖42和圖43也屬於類似的例子。圖46是商代的觶，在貓頭鷹的頭旁有嘴向著貓頭鷹的龍。在圖42中，鴟鵂神的頭髮在其頭上的龍的口中消失了。人的頭髮過去曾是讓人的生命得以成立的「氣」的象徵。<sup>⑱</sup>這對神來說也肯定是一樣的。可以推測：伴伺在鴟鵂神的頭的附近，或者通過嘴巴用頭髮與神連接在一起的龍承擔的作用是增加神的威力。包括圖42中被拿掉代替翅膀的龍的鴟鵂神在內，儘管不一一列舉，但要說我們已經了解了迄今所知的各種鴟鵂有關的所有圖像，不用說是還相去甚遠。

除了以上的例子，眼角下垂的鴟鵂神如圖33那樣在自己上方把頭頂一短棒的鳥放在頭上的圖像也有一些。<sup>⑲</sup>雖然在圖33中不是如此，這種頭上的東西許多都多少有些彎曲，從其形態來看，筆者曾經將其稱為芋形。<sup>⑳</sup>戴著這樣形狀的角的鳥在西周中期的青銅器上，取代了商代以及西周時期的饕餮成為占大面

⑮ 陳夢家編，松丸道雄再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東京：汲古書院，1977），A649. 1；同、655. 1

⑯ 陳夢家編，松丸道雄再編，同上註，A574 卣；大英博物館，Reg. no. 1936 11-18 4 卣。

⑰ 宮崎學，《フクロウ》（東京，1989），頁22。

⑱ Max Loehr &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in th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Fogg Art Museum, 1975), p. 241; 故宮博物院，《古玉精萃》（上海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圖17；林巳奈夫，同註⑭，圖37。

⑲ Max Loehr &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故宮博物院；林巳奈夫；同上註。

⑳ 林巳奈夫，同註⑭，頁44。

積的主紋飾而開始被頻繁使用。<sup>⑭</sup>而筆者認為，原先使用於青銅器上的饗饗紋所代表的是當時之最高神——帝的形象。<sup>⑮</sup>故由此可認為：到了西周中期，青銅器的主紋飾出現了變化，這種頭上有角的鳥取代了饗饗的地位也因之取得了最高神的地位。<sup>⑯</sup>

此種頭戴芋形與位高至帝的鳥神作為帶有工藝細微紋飾之柄形器的紋飾，經常被配置在我們現在討論的鴟鵂神的上方。圖33之器物即為一例。<sup>⑰</sup>儘管鴟鵂神被表現在器物的下方，因而可以認為其地位相對低下，但其與頭戴芋形的鳥並列，並以同樣大小和同樣細緻的程度來表現，可知在當時亦是按照與帝同樣規格來對待它的。從鴟鵂神與作為重要神祇而認可的頭戴芋形鳥具有的位置關係來看，可以判斷它在當時也是一流的神。但目前我們並沒有更多的線索，就此相關議題來作更深入及更細緻的探討。

後世保存下來的一些鴟鵂神，對於推測這種鴟鵂神的性質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圖47所示是河南省輝縣琉璃閣出土的青銅壺上的畫像紋，該器物屬於戰國前期後半的型式。其左邊站著一隻有耳和尖鉤嘴的鳥，它面對右邊另一隻拿著弓箭、張開著翅膀和手、姿態相似的鳥。此種同時具有翅膀和手的奇妙姿態的神，很難想像是西周時期和戰國時期各自分別創作出來的，其可以看作是圖29和圖30的西周時期那種帶翅膀和手的神的傳世。這個神赤手空拳地去面對弓矢，可謂是一有勇無謀的神。

圖48和49的例子是湖南省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和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下部變得窄下的部分。在其上方有一道門，那是日月存在的天上世界。最下部就是地下的世界。在那上面的台子上擺著鼎、壺等飲食器物，在其面前排列著一些人。這似乎是為子孫們準備的饗宴。關於這些點筆者沒有異議，但位於天界

⑭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頁179、180；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⑮ 林巳奈夫，同上註（1986），第二編第一章；林巳奈夫，〈饗饗＝帝說補論〉，《史林》，76期5號（1993年），頁5和頁78-118。

⑯ 林巳奈夫，同註⑭，頁44。

⑰ 類似例子見註⑮所引用。其他騎在眼角上的龍身體上的例子也有（大英博物館，Reg. no. 1937-4-16151,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藏柄形器）。



之門的下面被認為是墓主的女性到底在幹什麼呢？對此有各種各樣的說法，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並不打算在此一一做介紹並加以評論。由於那裡被大天蓋和龍包圍了起來，所以不會是現實的世界。在天蓋的下面有一正面的鳥正在飛翔。從其有耳朵和圓形頭來看應是貓頭鷹神，那張開的翅膀的途中伸展出一些羽毛向上翻騰。在同一帛畫的下方，有沿著龍尾在攀登的烏龜，其背上也有貓頭鷹，但翅膀上沒有特別的裝飾。在天蓋下的鳥應是想像中的貓頭鷹神鳥，它的翅膀之所以向上翻騰，可認為是圖18、圖23、圖25及圖26等出現的與翅膀分離開來表現的「乙」字形肩部羽毛遺留下來的結果。畫在圖49的帛畫的同樣位置上的貓頭鷹翅膀也有類似的東西在翻騰，而且在這裡是一邊畫著兩條東西。它到底是在飛升，還是在下降，我們不清楚，但似乎其任務是在監視和護衛死者的行動，而這就是貓頭鷹神的任務。為何這樣說呢？因為我們有圖50那樣的旁證。圖50中的貓頭鷹神是被配置在河南南陽畫像石中持盾牌而立的門神上方的，與圖48和圖49的情況一樣，在它的翅膀上翻騰著一些細長的羽毛，這應當是輔佐地下世界門神的。因此我們也可以類推：馬王堆帛畫中翅膀上羽毛飛騰的貓頭鷹應是擔任著警衛天上世界附近的任務的。

圖51的例子是東漢時期裝飾在墓葬中的畫像石。要展示它的整體圖沒有足夠的位置，所以只好裁剪出一部分來。在這裡，房屋的屋檐之間有貓頭鷹形的大鳥。在整圖中央是一間兩側為門樓所夾的很大的三層建築，貓頭鷹將腳放在一樓屋檐上並展開著翅膀。雖說是「翅膀」，但畫得卻是長臂上生了一些短羽毛一樣。在這裡看不到西周時期圖32到圖37那樣的翅膀，只有演變成了臂膀的肩羽還保留著，這可以認為是傳統的遺存。在該畫像石上畫的二樓和三樓的內容是墓主會見和宴飲的情景，該貓頭鷹神被對稱地安置在兩側，位處屋外，似乎可以認為它與圖50的內容一樣，是在擔當地下世界的警衛。

以上漢代例證雖然為數不多，但它們保留了西周時期以來的傳統，讓我們知道了充當地下世界警衛的神。不過，與西周時代高貴的地位相比，圖50中的神已經墮落到了擔任地位低微的門衛的地步了。

從戰國時期到漢代，用以貓頭鷹、梟作為原形之鴟鵂神為形象的容器為隨葬品的例子很多(圖52，圖53)，從高濱侑子所仔細收集的資料也可以證實。<sup>②⑧</sup>

---

②⑧ 高濱侑子，〈漢時代に見られる鴟鵂形容器について〉，《中國古代史研究》，第7卷，頁123-141。



通過考察其用法，就可以得到探索鴟鵂神的性質的線索。

首先，對於這樣的陶製明器在這一時代開始大量出現，可推測這類明器在當時社會相當普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它又是如何被使用，目前並沒有確切的證據。不過，我們也有一些有根據的推測。

在當時有在五月食梟羹的習俗。根據《說文》〈木部〉上說：「梟，不孝之鳥也，故日至捕梟之，從梟在木上」。關於「不孝之鳥」，在《漢書》〈郊祀志〉上「祠黃帝用一梟，破鏡」的注解說：「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另外，在《舊漢儀》上也說：「夏至賜百官梟羹」。《淮南子》〈說林訓〉說：「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誘注說：「鼓造蓋謂梟，一曰蝦，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羹，言物不當爲用」。這就是說，貓頭鷹的湯不僅是官府，就連一般的世人也作爲一種習慣來飲用。

既然蝦羹也可以，那就不是因爲是不孝鳥而應該驅逐，在這裡梟是作爲陰間勢力的代表來看待的。在陽氣最旺的五月，將代表最強陰氣的梟做成湯來喝，爲的是不負於陽氣，此應是一種禮儀習俗。但是未必所有家庭都可以得到貓頭鷹，因此，只有用其他材料來代替，不過將羹盛在梟形的容器裡使梟的陰氣進入，然後作爲梟羹喝掉，這種方式在當時恐怕是很普遍的。

如果我們上面討論的關於貓頭鷹形容器的推論是妥當的話，那麼在當時一般漢人的觀念中，根據流行的陰陽思想，這種鳥被分類爲陰之最，在陰間的地下世界裡作爲那裡秩序的維護者應是最合適的。

以上，筆者從商周時期的圖像中分辨出以鴟鵂爲原形的神，並追尋了其劇烈變化的足跡，但對它作爲神的性質之探討需要研究的地方仍多，此問題將作爲今後的課題。

（徐朝龍 譯）



圖1 貓頭鷹像 玉製 阜新胡頭溝 紅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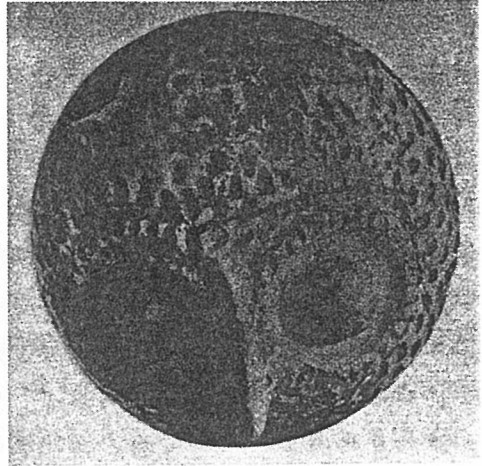


圖2 貓頭鷹像 陶製 華縣柳子鎮 仰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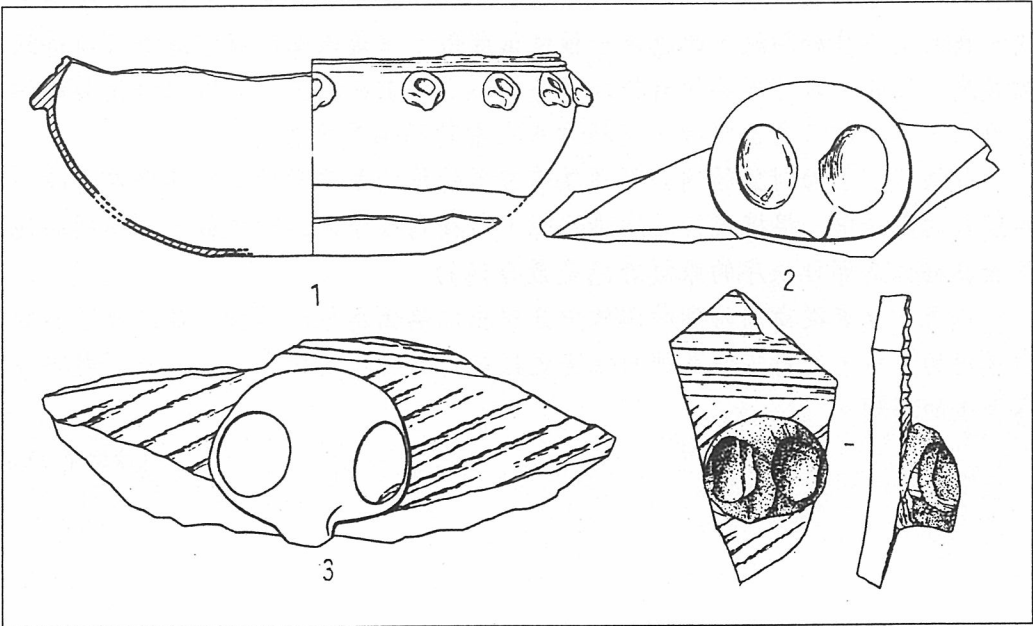


圖3 貓頭鷹像 陶製 華縣西陰村 仰韶文化



圖4 貓頭鷹像 青銅方尊 安陽殷墟 商代



圖5 貓頭鷹像 青銅 Courtes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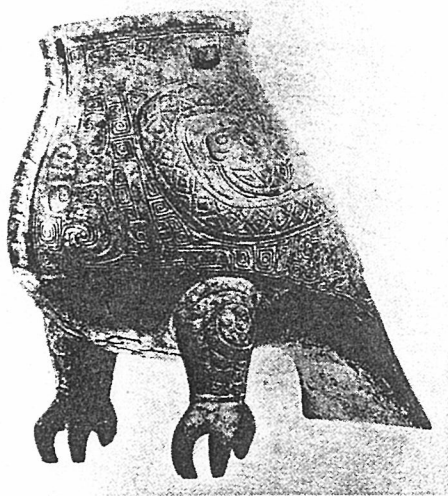


圖6 鴟鴞尊 安陽殷墟 商代



圖 7 鸛鵲卣 安陽殷墟 商代



圖 8 匱的鸛鵲 安陽殷墟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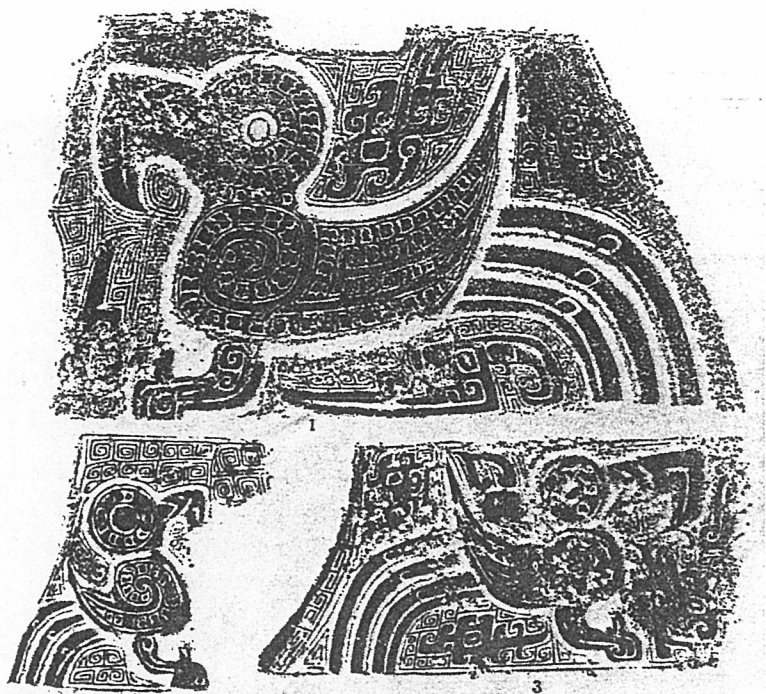


圖9 偶方彝 安陽殷墟 商代



圖10 貓頭鷹 玉製 安陽殷墟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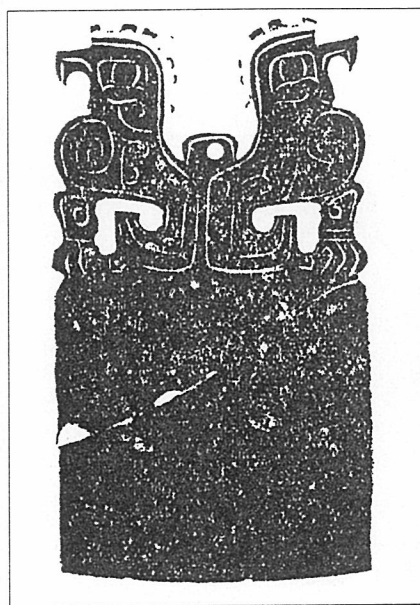


圖11 貓頭鷹 玉色盤 安陽殷墟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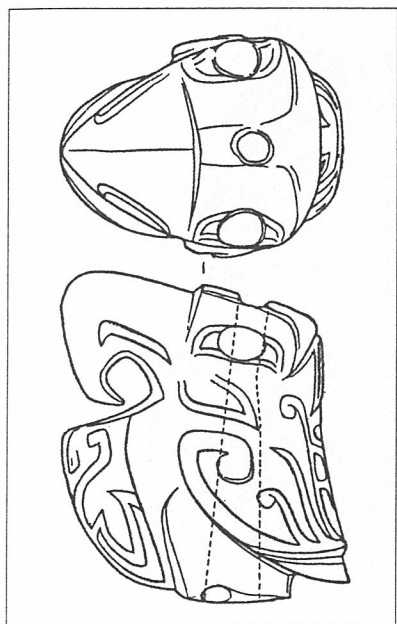


圖12 貓頭鷹 玉製 安陽殷墟 商代



圖14 長尾林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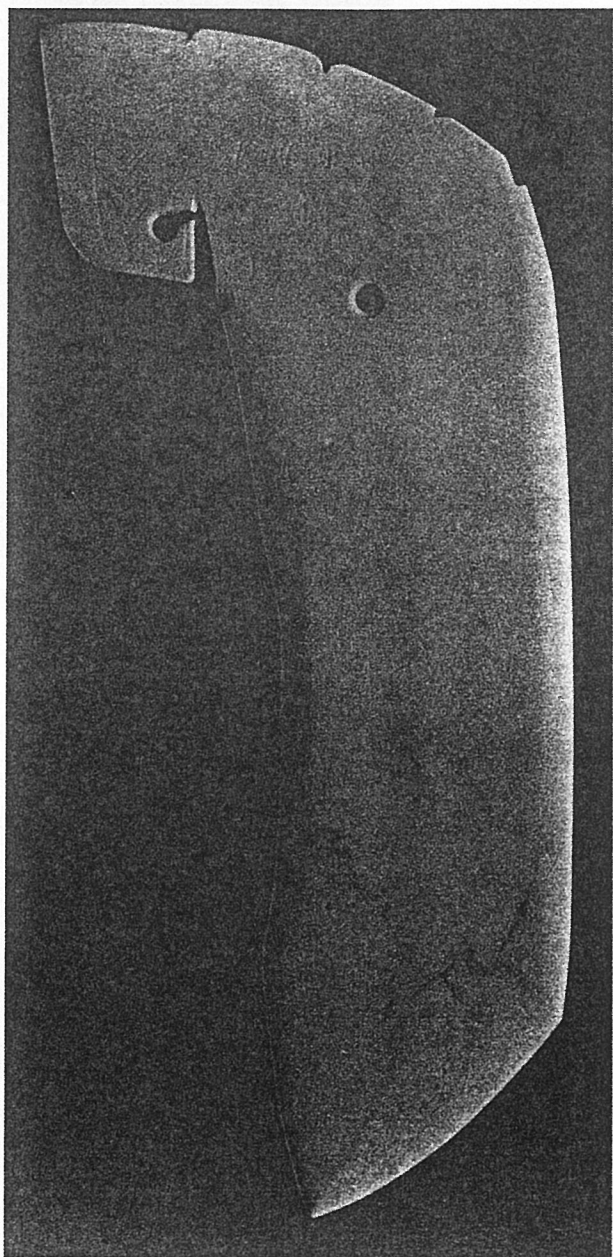


圖13 貓頭鷹 玉戈 商代



圖 15 鸛鵒神 玉製 西周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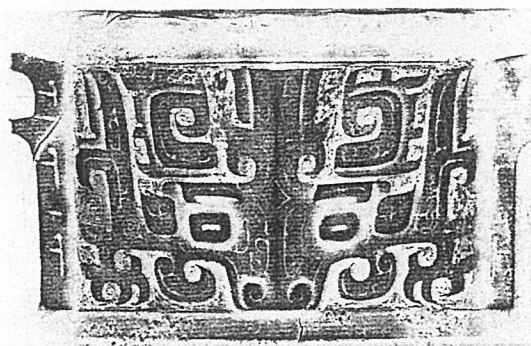


圖 16 饗簋 青銅方鼎 西周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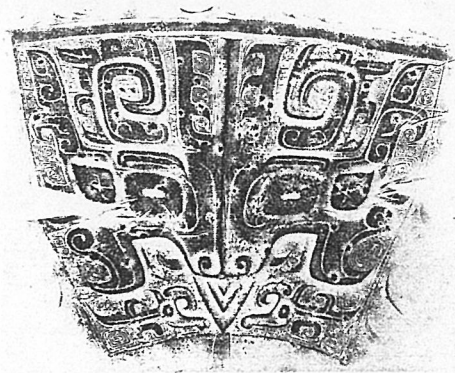


圖 17 帶嘴的饗簋 根津美術館 西周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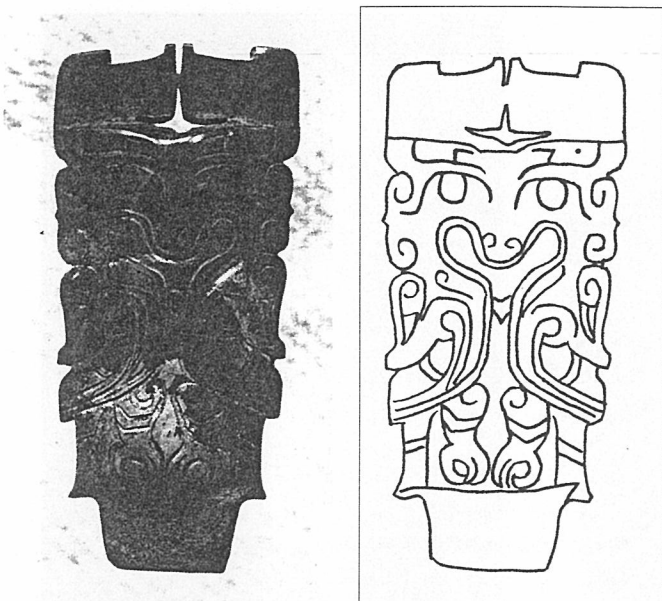


圖 18 鴞鵂神 玉製

Richard C.Bull 原藏  
西周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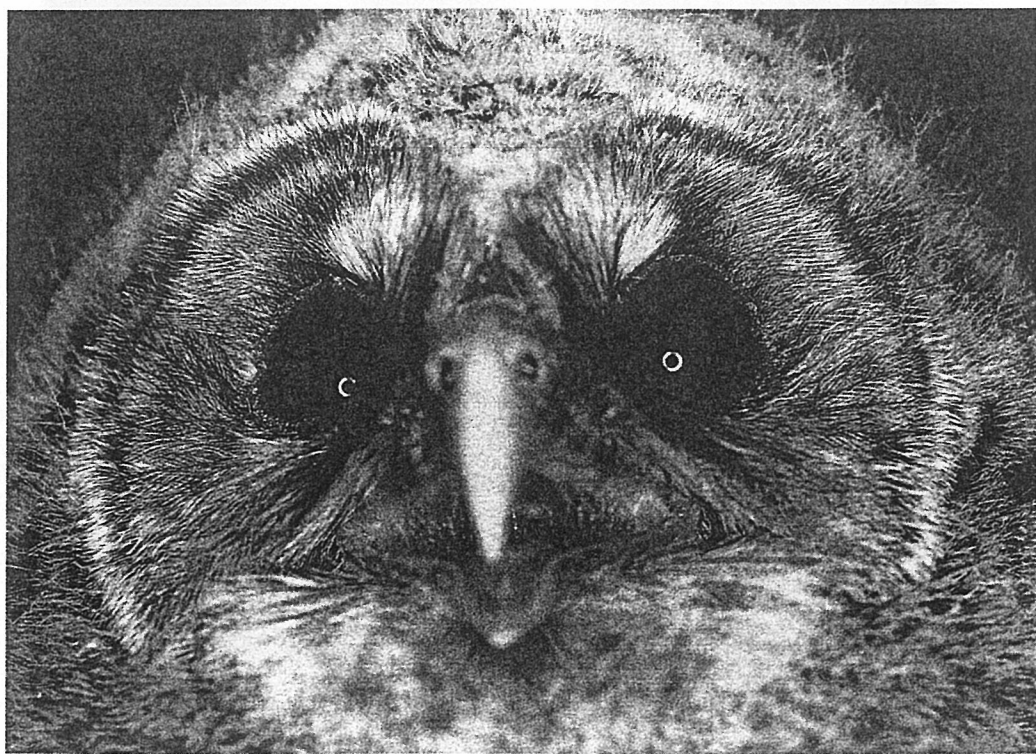


圖 19 之 1 貓頭鷹的幼鳥





圖 19 之 2 成年鳥 根據宮崎學《貓頭鷹》宮崎學攝影



圖 20 貓頭鷹的嘴 我孫子市鳥類博物館提供  
我孫子市鳥類博物館第 13 次企畫展《鳥  
くらし I》，《鳥の形とくらし I——餌  
とくちばし》



圖 21 嘴很大的犧首 玉製 安陽  
殷墟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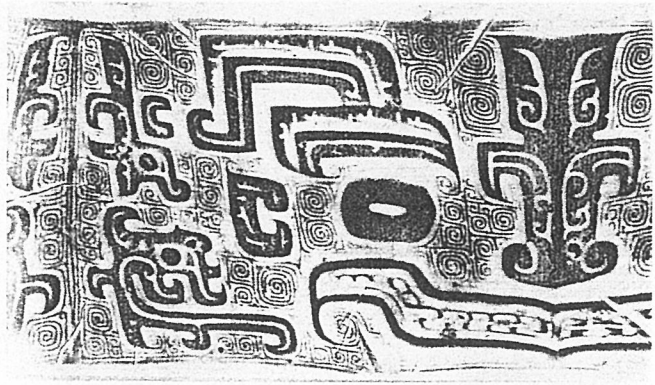


圖 22 嘴很大的饗饗 尊 出光美術館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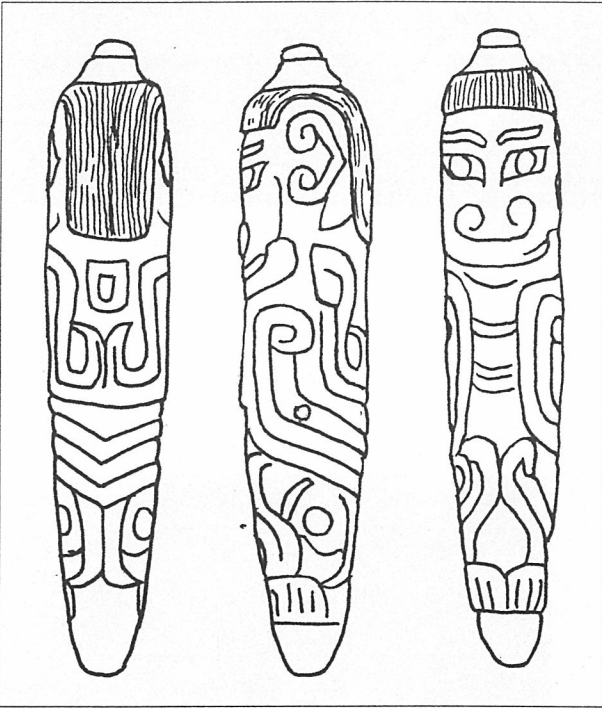


圖 23 鸛鵲神 玉製 西周



圖 24 鸛鵲神形石磬  
安陽殷墟 商代



圖 25 鸛鵒神 玉製  
濟陽劉台子  
西周前期



圖 26 鸛鵒神 玉製  
西周前期



圖 27 鸛鵒神 玉製 西周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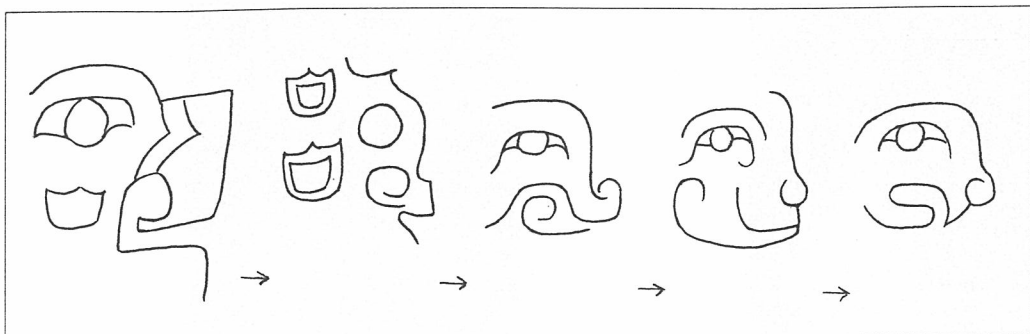


圖 28 鴟鵂神嘴部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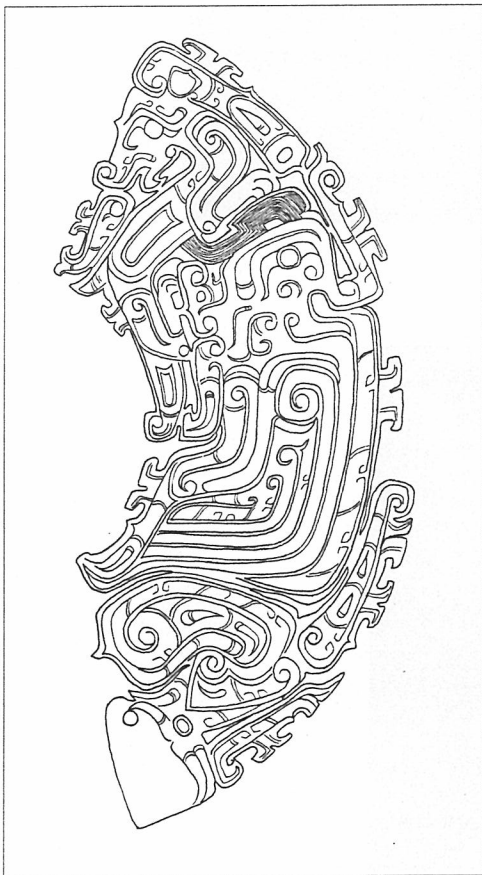


圖 29 鴟鵂神 玉製 Nelson Gallery of Art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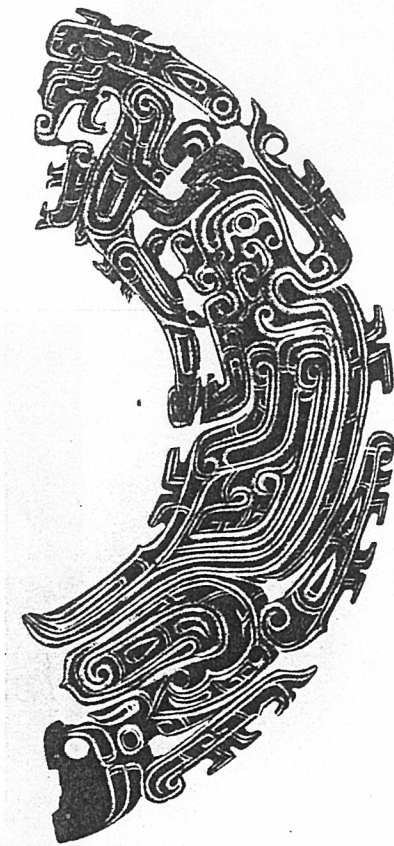


圖 30 鴟鵂神 玉製 三門峽虢國墓地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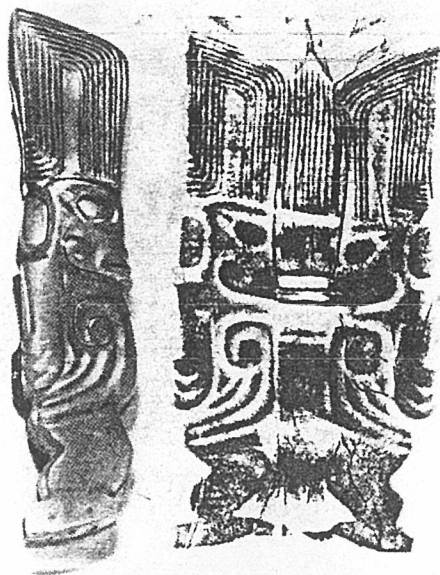


圖 31 鸛鵒神 玉製 西周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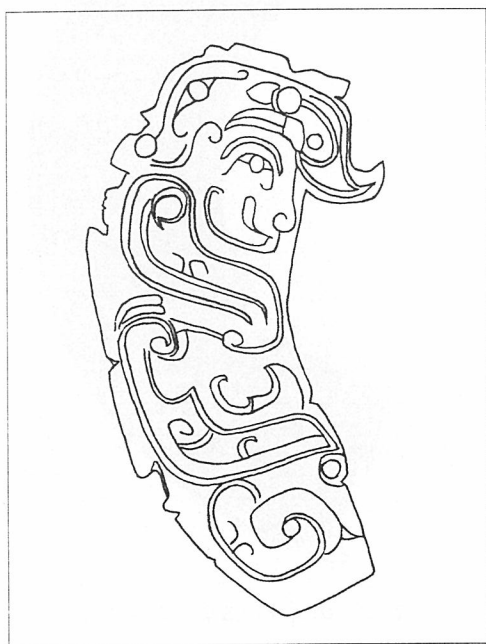


圖 32 鸛鵒神 玉製 西周中期



圖 33 鸛鵒神其他 玉製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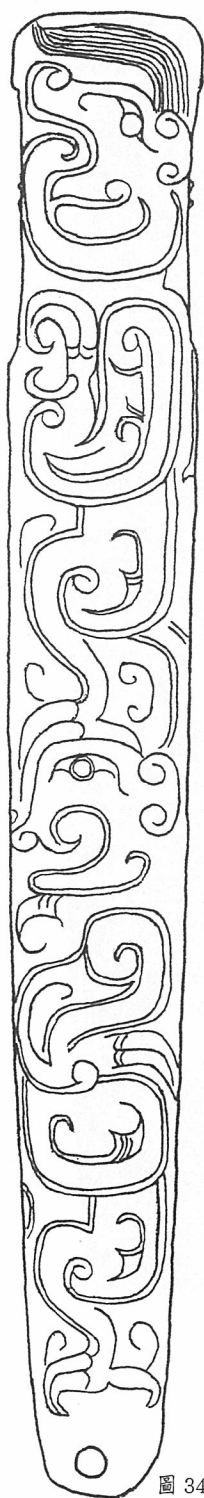


圖 34 鸛鵒神其他 玉製 Nelson Gallery of Art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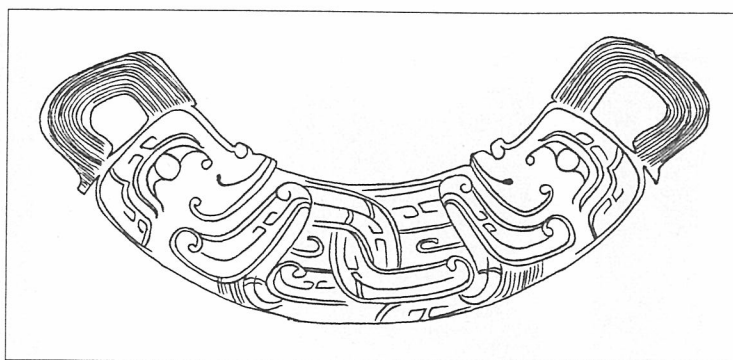


圖 35 鸛鵒神 玉製 西周中期



圖 36 鸛鵒神其他 玉製

Buffalo Museum of Art  
西周中期



圖 37 鸛鵒神 玉製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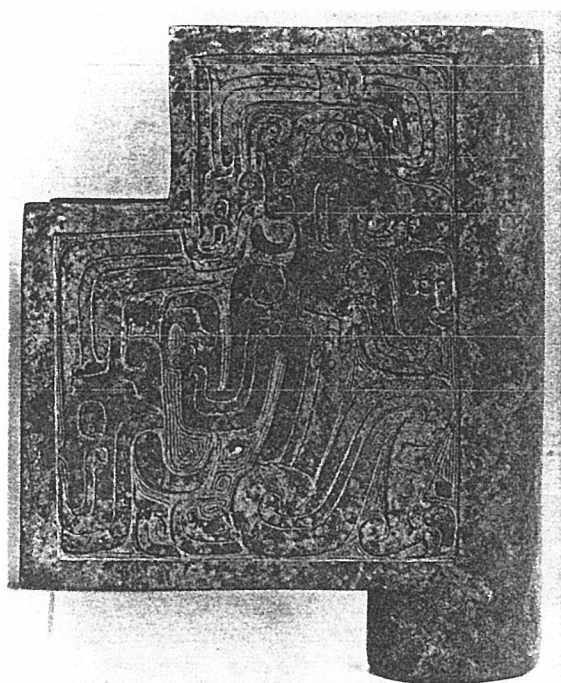


圖38 鴟鵂神 金具  
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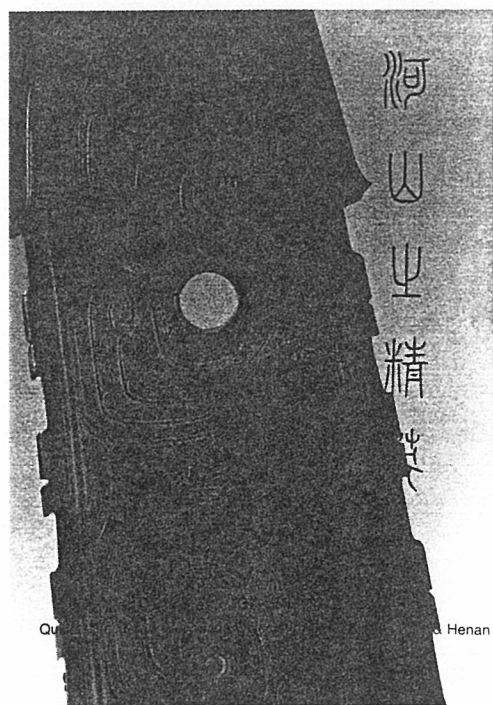


圖39 鴟鵂神 玉戈  
天馬曲村北趙 西周中期



圖 40 鸛鵒神 玉製 長安  
張家坡 西周後期



圖 42 鸛鵒神其他 玉製  
西周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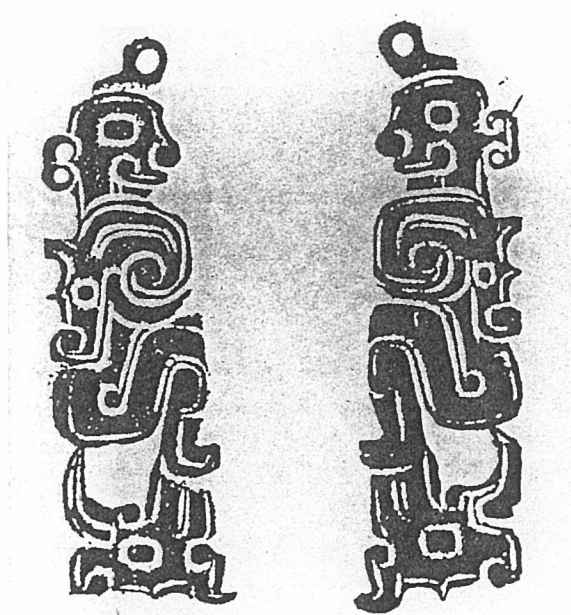


圖 41 鸛鵒神其他 玉製 扶風強家 西周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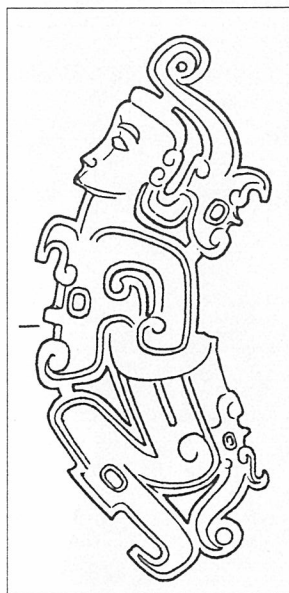


圖 43 鸛鵒神 玉製 天馬  
曲村北趙 西周後期





圖44 卣上的鸛鵒神的有翼龍 泉屋博古館 樋口隆康攝影 商代



圖45 卣上的鸛鵒神的足的龍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商代



圖46 鸛鵒神的頭的側面的龍 鐸 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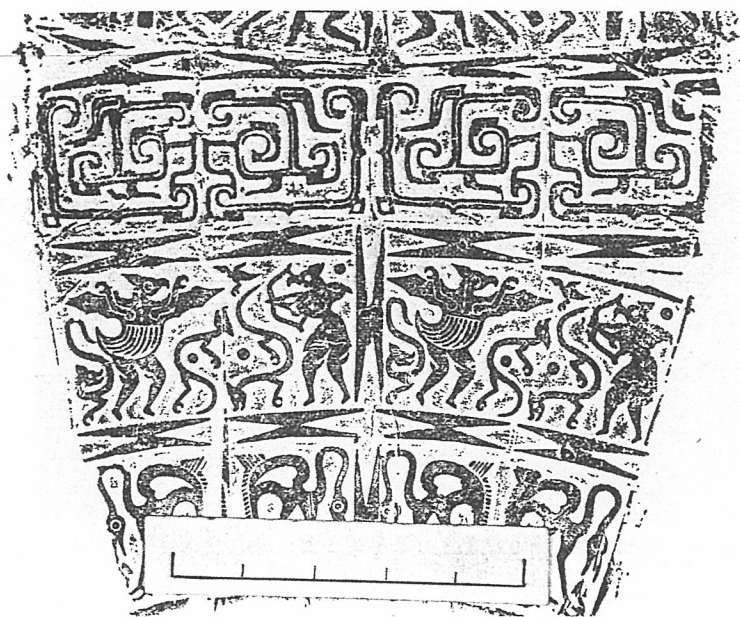


圖 47 有手的鴟鵂神 壺 輝縣琉璃閣 戰國



圖三八 彩繪帛畫 (約 1/2)

圖 48 被葬者上方的鴟鵂神 帛畫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西漢



圖 49 被葬者上方的鴟鵂神 帛畫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 西漢



圖 50 輔佐墓室門衛的鴟鵂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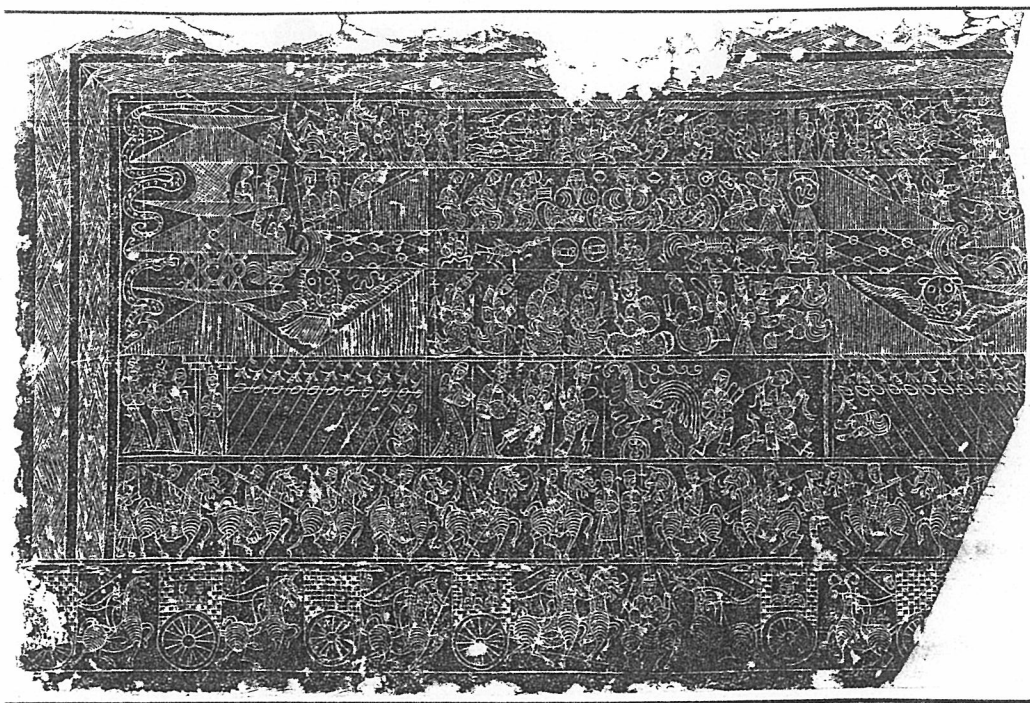


圖 51 守衛地下世界的鴟鵂神 嘉祥蔡氏園畫像石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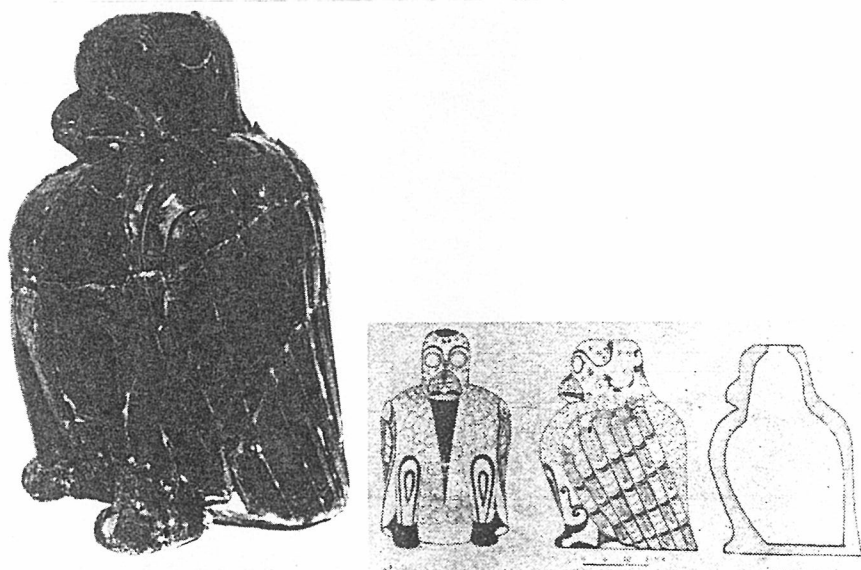


圖 52 鴟鵂壺 漆器 青川郝家坪 戰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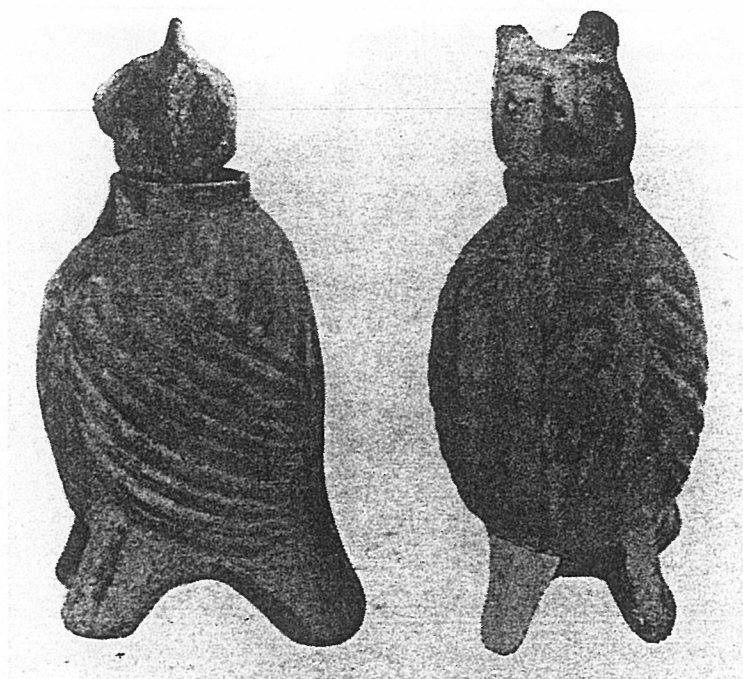


圖 53 鴟鵂形瓶 陶器 輝縣琉璃閣 西漢中至後期

# The *Ch'ih-hsiao* Figure on Artifacts of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Hayashi Minao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Kyoto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h-hsiao*, or barn-owl, figure on Chinese cultural artifacts from pre-historic through Han times. The author shows how the image of the *ch'ih-hsiao* originated during the pre-historic period as a kind of protective image against harm suffered from weapons, but by the Western Chou had evolved to become one of the more powerful god-figures of the period. In a last instance, the author analyzes how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nature of the *ch'ih-hsiao* figure once again changed to take place as a guardian of lowly rank in the pantheon of gods and spirits of the time.

**Keywords:** *ch'ih-hsiao* , Western Chou , bronzes